淡江時報 第 379 期

**獨 白 ■ 將 散 梅**

**瀛苑副刊**

「 生 命 中 有 些 事 ， 說 ─ ─ 也 不 完 全 。 」 一 直 在 尋 找 、 追 求 ， 屬 於 生 命 中 深 沉 的 那 一 部 份 。

漫 無 目 的 地 遊 走 在 街 頭 ， 走 著 走 著 ， 不 小 心 瞥 見 夾 縫 中 的 一 株 小 草 ， 就 只 那 麼 一 瞬 間 ， 我 被 感 動 了 。 那 一 股 堅 毅 柔 韌 的 盎 然 綠 意 ， 漾 開 了 我 的 心 扉 ， 彷 若 春 天 的 第 一 道 和 風 輕 拂 池 畔 ， 在 柔 和 的 幽 波 中 化 為 一 抹 溫 柔 愜 意 的 微 笑 。 之 後 ， 一 隻 土 黃 色 的 小 狗 晃 過 我 的 眼 前 ， 打 了 一 個 小 哈 欠 ， 嘿 ！ 我 從 不 知 道 狗 打 哈 欠 竟 會 如 此 可 愛 ， 大 概 是 我 平 常 腳 步 過 於 匆 促 ， 來 不 及 發 現 。 抬 頭 望 了 一 下 藍 天 ， 我 正 好 穿 了 一 件 白 衣 裳 ， 像 極 了 一 朵 軟 綿 綿 的 白 雲 ， 今 天 真 是 不 錯 的 天 氣 ─ ─ 不 錯 的 日 子 。

關 了 燈 ， 彷 彿 回 到 原 始 的 最 初 ─ ─ 一 片 混 沌 ， 角 落 傳 來 螞 蟻 走 路 和 地 面 摩 擦 的 腳 步 聲 ， 左 腳 、 右 腳 、 左 腳 、 右 腳 ， 牠 會 不 會 突 然 跌 了 一 跤 ？ 隱 約 間 又 聽 見 了 自 己 的 呼 吸 聲 ， 呼 氣 、 吸 氣 、 呼 氣 、 吸 氣 ， 我 知 道 確 實 有 東 西 困 擾 著 我 ─ ─ 一 個 謎 樣 的 答 案 。 總 是 在 尋 找 、 追 求 ， 可 是 屬 於 生 命 中 深 沉 的 空 間 究 竟 在 哪 裡 ？

唉 ！ 太 陽 緩 緩 升 起 ， 我 的 心 還 來 不 及 跟 著 它 的 速 度 調 整 位 置 ， 一 天 又 開 始 了 。 今 天 是 期 末 考 ， 可 是 我 真 的 有 點 倦 了 。 十 多 年 來 ， 我 就 像 一 個 上 了 發 條 的 娃 娃 ， 考 卷 一 發 下 來 ， 「 啪 ！ 」 一 聲 ， 手 就 開 始 自 動 胡 亂 寫 一 通 。 考 完 了 ， 便 把 頭 搖 一 搖 、 晃 一 晃 ， 像 倒 什 麼 似 的 將 腦 中 的 東 西 傾 瀉 而 盡 ， 一 方 面 也 想 確 定 一 下 腦 袋 瓜 子 裡 究 竟 裝 了 些 什 麼 。 這 是 一 種 相 當 滑 稽 的 經 驗 ， 甚 至 已 成 了 我 生 命 歷 程 中 特 殊 的 記 憶 ， 而 且 還 正 不 斷 地 發 生 ， 連 續 ， 幻 滅 ... ...

其 實 我 偶 爾 也 會 像 著 了 魔 似 的 開 始 為 考 試 緊 張 ， 幾 近 歇 斯 底 里 ， 尤 其 在 考 前 一 個 禮 拜 最 為 嚴 重 。 不 過 幸 好 ， 我 認 識 了 A君 。 每 當 我 一 不 注 意 又 發 作 ， 她 就 會 泡 一 杯 茶 給 我 ， 從 從 容 容 的 對 我 說 ： 「 你 幹 嘛 那 麼 緊 張 ， 考 前 還 有 一 個 晚 上 可 以 熬 夜 ， 更 何 況 當 也 當 不 到 妳 ， 只 要 你 覺 得 會 過 就 不 會 被 當 ， 對 吧 ？ 」 我 笑 了 ， 「 只 要 你 覺 得 會 過 就 不 會 被 當 」 ？ 她 為 什 麼 可 以 這 麼 理 直 氣 壯 的 闡 述 著 這 有 點 「 怪 怪 」 的 理 論 ， （ 龜 兔 賽 跑 中 的 兔 子 從 來 也 沒 覺 得 自 己 可 能 會 輸 ） ， 而 且 好 像 一 不 小 心 就 很 容 易 變 成 大 學 生 活 裡 一 種 虔 誠 的 信 仰 。 告 別 了 A君 ， 剛 下 樓 不 久 ， 迎 面 而 來 遇 見 了 B君 。 他 仍 一 如 往 常 ， 捧 著 一 大 堆 厚 沉 沉 的 書 ， 「 名 列 前 茅 」 的 志 向 確 實 壓 得 她 有 點 喘 不 過 氣 來 。 呵 ！ 「 一 種 米 養 百 種 人 」 ， 這 世 界 真 是 什 麼 樣 的 人 都 有 ， 前 後 不 到 十 分 鐘 ， 我 便 歷 經 了 兩 個 極 端 。 不 過 我 還 是 比 較 欣 賞 A君 ， 她 像 一 杯 醇 酒 ， 讓 認 識 她 的 人 都 不 禁 會 放 鬆 神 經 。 她 令 我 聯 想 起 那 一 天 午 后 那 一 隻 小 狗 不 經 意 打 的 那 個 哈 欠 ， 頓 時 空 氣 中 瀰 漫 著 一 股 懶 洋 洋 卻 不 惹 人 厭 的 氣 息 。 我 喜 歡 生 活 中 偶 爾 來 點 小 走 調 ， 這 無 傷 大 雅 的 小 荒 唐 應 也 是 種 樂 趣 吧 ！

我 從 沒 忘 記 過 所 欲 尋 找 、 追 求 ， 屬 於 生 命 中 深 沉 的 本 質 ， 雖 然 我 的 外 表 老 是 一 副 吊 兒 郎 噹 的 模 樣 ， 但 是 我 一 刻 也 沒 忘 記 過 它 的 存 在 ， 而 且 還 耿 耿 於 懷 ， 因 為 它 早 已 融 為 我 血 肉 之 軀 的 一 部 份 。 只 要 我 的 血 液 在 流 動 ， 思 維 在 運 作 ， 這 個 問 題 就 會 開 始 像 疾 風 般 的 奔 騰 ， 以 雷 霆 萬 鈞 的 姿 態 朝 我 逼 近 。 A君 和 B君 ， 牆 縫 的 小 草 和 街 弄 的 小 狗 ， 我 企 圖 尋 求 的 答 案 都 落 空 了 ─ ─ 我 始 終 找 不 出 一 種 令 人 滿 意 的 平 衡 模 式 。

我 又 開 始 像 遊 魂 般 的 飄 泊 於 街 頭 ， 自 我 放 逐 如 一 孤 獨 的 浪 人 。 我 忘 了 帶 靈 魂 出 門 ， 卻 想 找 一 把 回 家 的 鑰 匙 。 晃 啊 ！ 晃 啊 ！ 一 位 母 親 抱 著 一 個 嬰 孩 與 我 擦 肩 而 過 ， 妳 猜 我 看 見 了 什 麼 ？ ─ ─ 愛 與 希 望 ！ 那 小 孩 清 澈 的 雙 眸 有 一 股 不 可 抗 拒 的 魔 力 ， 將 我 深 深 擄 獲 。 我 佇 立 在 街 頭 ─ ─ 哭 了 ， 我 突 然 發 現 一 連 串 的 問 號 已 經 不 是 那 麼 重 要 。